



# 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研究

学生姓名（中文）欧秀清

（英文）AOW SIEW CHENG

拉曼大学中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5**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学生姓名：欧秀清

指导教师：崔彦博士

论文选题：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研究

呈交日期：2015年9月10日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研究

科目编号: UASZ 3068 PROJECT

学生姓名: 欧秀清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崔彦博士

呈交日期: 2015 年 9 月 10 日

本论文为获取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 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研究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UJB01971

日期：2015年9月10日

## 摘要

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能自由选择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马来文是马来人的母语，而闽南语则是华裔族群的其中一种方言。早在 15 世纪之前，就有不少福建闽南人南来马六甲经商，他们的到来促成了马来语与闽南语的交流，在长期交往与接触中，马来语吸收了不少闽南语词汇。马来语中现存在着大量的闽南语借词，是早年华人与马来人语言接触的结晶。

马来语借入闽南语的词汇，大部分采用音译法，它们根据原本的闽南语读音，以马来语读音拼写出来。马来语的语音系统与闽南语不同，为了适用于马来语的语音结构，拼写形式就有所调整，大多数闽南语借词与本义没有什么分别。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借词也随之增减，出现了变化。一些闽南语词汇被马来语借用后，在词义范围与原来的词义不同，主要表现在词义的缩小、词义的扩大以及词义的转移三大方面。这些变化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与社会之需要，马来人借用该词后，作了部分修改以更能完整的表达特定的事物或概念。

截至 2014 年，闽南借词数量约 130 - 137 不等。纵观闽南语借词的数量变化，增加的借词数量远不如被淘汰的词汇数量。社会生活不停的在改变，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在时代的冲击下出现如此变化也是在所难免。

## 致谢感言

岁月匆匆，在忙与盲之中，终于完成这篇毕业论文，这仿佛还是昨天之事。随着它的完成，也象征着即将告别拉曼大学的求学生涯。心中虽不舍，但感恩之心更胜于不舍之情。

首先，要谢谢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崔彦博士。从当初的选题、资料搜集、撰写等，都那么有耐心的在指导。也感谢老师给予我这个机会，能更深一层的认识本身的族群方言——闽南语。

谢谢同学们在这些年的求学生涯中所给予的帮助，让我在面对工作上的压力之余，也能坦然的处理课业上的难题。

更谢谢我的姐姐，在这段日子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

最后，谨以此毕业文献给我已过世的双亲。

#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感言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研究问题	2
第三节 研究目的	3
第四节 研究范围	4
第五节 研究方法	5
第六节 文献综述	6
第二章 马来语和闽南语的历史接触	11
第一节 马来语简介	12
第二节 闽南语的形成与散播	14
第三节 借词的形式特征	16
第四节 小结	17



第三章 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的数量变化·····	19
第一节 不同词典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情况·····	20
第二节 不同版本的词典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情况·····	24
第三节 小结·····	28
第四章 闽南语借词在马来语中的词义变化·····	29
第一节 词义的缩小·····	31
第二节 词义的扩大·····	34
第三节 词义的转移·····	36
第四节 小结·····	38
第五章 结论·····	40
参考文献·····	43
附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于 1963 年，领土包括马来半岛以及婆罗洲的沙巴与砂劳越<sup>1</sup>。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主要包括三大民族，即马来裔、华裔以及印裔等，此外，还有其他土著。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11 年 8 月 5 日，马来西亚的总人口为 2,830 万人。国内最大的两个族群分别是马来裔和华裔，其中马来裔约 1,907 万人，占 67.4%，华裔有 696 万人，占 24.6%。

马来西亚的土著本指小黑人、沙盖人、雅贡人、伊班人等，而马来人或华人都是外来民族。早期的马来人是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等地移入，华人则是从中国南来。这两个族群移入马来西亚大约都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而大量移入则都是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至第二次大战前<sup>2</sup>。

在众多华人移民中，以闽南人居多。自 19 世纪后半期马来西亚的华人开始有统计数据以来，闽南人一直占据首位。马六甲的明当山（Bukit Bintang）与唐布朗山（Bukit Tempurong）附近，有几处属于明代华侨的墓碑，这些遗址证明了马六甲最早的华侨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以陈、戴、李、黄等姓居多。据学者的研究，在荷兰统治时期，马六甲历任的甲必丹，以及英国统治时期具甲

---

<sup>1</sup>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联邦的一部分，但于 1965 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

<sup>2</sup>林远辉、张应龙（1990），《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3 页。

必丹性质的马六甲青云亭亭主，都出自闽南籍的华侨。闽南人在当时的马六甲以至整个马来西亚的华侨中，无论是在人数、政治和经济上都占据首要位置<sup>3</sup>。

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英语、华语以及淡米尔语也被广泛使用。一个普通的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用方言来沟通交流。马来西亚华人方言主要有闽南语、粤语和客家话。闽南华侨在商业活动中影响力较强，所经营的物品又与日常生活有关，他们与当地马来民族的交往较为密切，因此在长期的生活和交往中，闽南语无法避免地借用了一些马来词汇；同样的，马来语也借用一些闽南语以弥补自身词汇的不足。这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除了闽南语，马来语也借用华语、粤语、客家话等，但数量不及闽南语。

本文根据马来语与闽南语词典，摘录出马来语中闽南语借词，探讨分析这些借词 40 多年来的变化情况，研究包括借词融入马来语词汇的方式，借词数量上的增减变化以及借词在语义上的变化等。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尽管马来语是国语，但是并不妨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由选择语言进行交流与沟通。马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闽南语借词，这是早年南下的华人与马来人语言接触的结晶，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这些借词也随之增减，出现了变化。借词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了闽南语对马来语的影响

---

<sup>3</sup>林远辉、张应龙（1990），《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54-56 页。

式微，或者说马来语本身已经有了替代的词。而那些未曾变化的借词，有的已经融入到马来语中，而且为了适应借入语言而做了相应的语音上的调整，有些词义还发生了改变。这是语言接触中非常有趣的现象，也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 第三节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回顾马来语与闽南语在历史上的接触，重点分析进入马来语中闽南语借词拼写形式特点。

2、研究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在数量上的变化。40多年来，有一些闽南借词虽然还在马来社会中使用，但却被年青一代的马来人摒弃，造成闽语借词在数量上有所变化。

3、研究马来语中闽南语借词的语义变化情况。一般认为，借词的产生是因为自身的语言没有类似词汇以陈述某种事物，因此，唯有通过借词以弥补自身语言的不足。借词通常是采用音译法，而且在词义上与原有的词汇没有什么分别。但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却出现一个不同的现象，当它们借入到马来词中的时候，在词义范围出现了变化，与原有的词义不同。

##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限于以下资料：

国家语文局出版的《德宛词典》（Kamus Dewan）。《德宛词典》是马来西亚最具权威的马来词典，在国内教育及学术界，所有马来语的词义都是以它为准。国家语文局先后于 1970、1989、1994 及 2005 年共出版了第一至第四版本，2005 年后则改以修订版的方式出版。本文只选用了 1970、1994 及 2013 年之修订版，即每隔二十年一本来分析它的演变。《德宛词典》收录的借词数量分别是 1970 年 132 个，1994 年 129 个，2013 年仍然是 129 个。它对借词的处理方式是有些注明华语借词，有些则没有，例如：siochia（小姐）、teko（茶钻）、koyok（膏药）、capcai（杂菜）、pangking（房间）注明为华语借词，同样为华语借词的 pecun（爬龙船）、kucai（韭菜）、loteng（楼顶）、kemoceng（鸡毛笏）、kue（粿）则没有。为了确定这些借词的来源，唯有借助于其它工具书。

1、周长辑、周清海编撰的《新加坡闽南话词典》，2002 年出版。这本词典把凡是已经成为马来语借词的词条都做了注明，如酒、虾米、豆腐等，明确的注明“马来语吸收该词”。词典共收录了 229 个词条，这本词典的马来语词汇是本论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本文收集了词典里所有的马来词汇后，再查证于《德宛词典》做分析。

2、Anwar Ridhwan、黎煜才编撰的《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2014 年出版。这本由巫裔及华裔学者联合编撰的词典共收录了 180 个闽南借词，有些《德宛词典》没有收录，如 beleko（麦芽膏）、kun（滚边）、angkung（尅公）、encim（阿婶）、caipo（菜脯）、sia（锡）等，有一些《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没有收录，如 ancoa（安怎）、angpau（红包）、beng（冰）、cincau（青草、仙草）、kamsiah（感谢）等。这本词典明确注明该词条是来自华语、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本文借助这部词典来判断借词的来源。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梳理法，对比法，统计法等。

文献梳理法是指搜集、鉴别及整理文献。本文的研究范围是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首先必须逐字查阅不同版本的词典，找出马来语中的闽南语词汇。把《德宛词典》中的华语借词全部找出来，做成数据库。

对比法也是比较法，即在两份相互联系的词表中进行比较，找出彼此共有的词汇。至于不是双方共有的词汇，则查证于其它方面的资料来判断是否为闽南语借词。确定之后，对比借词在借入前后的语音形式以及语义差别。

统计法是指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统计借词近 40 年来的增长变化情况。

## 第六节 文献综述

关于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研究的中文论文并不多，目前所见的研究仅有以下六篇论文。

早在 1924 年，A.W. Hamilton 发表了〈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文中指出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多数是来自闽南语，这些借词不超过 200 个，多数是与食物、日常用品、游戏、赌博之类有关。论文发现，尽管有些借词在马来语中已经有了相似的词汇，但在华裔群中还是广泛的使用，这些词汇最终都被马来语所融合。A.W. Hamilton 认为，早期的移民以闽南人为主，因此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以闽南语占大多数也不足为奇。文中列出了马来语和闽南语词汇，一些很可能是华语借词及一些也许是华语借词的马来语词汇，遗憾的是，论文只解释其意，并没有作更深入的探讨。

孔远志〈从闽南方言借词看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一文对马来语的闽南借词做了调查统计，他查阅了八本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词典，统计出 511 个汉语借词，其中闽南语借词至少有 456 个，占全部汉语借词的 89.2%。如果加上印尼语、马来语的报纸、文艺作品和其它词典中的汉语借词，则至少有 1,046 个，其中闽南借词 954 个，占 91.2%。调查也发现，这些借词绝大多数与日常生活有关，不少词汇反映了中国或闽南地区特有的事物。作者同样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多数是闽南借词）在某些印尼语或马来语词典中并没有注明是汉语借词，而是把它们当作是马来词汇，这间接的证明了 A.W. Hamilton 的发现，这些汉语借词与印尼语或马来语已融合为一了。

此外，孔远志根据词义把这些借词分为 11 类，即（1）蔬菜、水果、饮食类，（2）日用品类，（3）风俗习惯类，（4）亲属和人称代词类，（5）数词和量词类，（6）建筑物、场所类，（7）游戏、赌博、迷信活动类，（8）人物名称类，（9）地名、国名类，（10）水上航运类，（11）其他。456 个闽南语借词中，大约 80% 是名词，这些名词多数是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名称。作者还发现一部分闽南借词与原有闽南语在词义上没有分别；而另外一部分两者在词义上有某些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词义的缩小或扩大、转化、引申及色彩的变化。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闽南与印尼、马来西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区别。

孔远志的研究主要是从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来论证中国闽南与印尼、马来西亚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他也从词源、词义上的变化来分析这些借词。不过，由于作者的研究方向比较倾向于印尼马来语，因此无法全面的反应出马来西亚的实际情况。此外，他在文中对闽南语借词在词义上的转换如词义的缩小或扩大、转化、引申、色彩的变化作了精简的论述，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周长辑在〈从马来语吸收闽南话作外来语的音译痕迹考证新马移民史的一个问题〉中提到，根据他在新马等地区所作的初步调查统计，马来语中起码吸收了 200 多个当地的闽南语作为马来语的外来语。调查也发现，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有一部分是马来语中已经有了相似的词汇。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一般上，一个语言吸收外来语多数是由于本身的语言没有该事物或概念，而马来语借词则排除了这个规律。调查也发现，马来语中的闽南借



词范围相当大，除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也不少。令人惊奇的是，就连闽南话中的一些代词、数词也被借用到马来语中。

根据周长辑的分析，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是采用音译法。由于闽南语有鼻化韵和入声韵的特殊发音，因此马来语在用音译法处理闽南语时，就必须把闽南语的一些音节结构加以改造，以适应马来语音节组合的规律。这些发音虽然经过了改造，但也不难发现闽南语读音的基本痕迹。作者对马来语用音译法吸收的 200 多个闽南语读音进行分析后，发现多数音译后的读音所反映的闽南语读音，有 170 多个左右的词语所表现的闽南语音与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三地闽南语的读音一致，有 34 个明显是漳州读音的痕迹。作者以此分析论证漳州人很早就移民来到马来西亚。

洪丽芬在〈华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交流-马来西亚文化融合的表现〉一文中，参考国内外有关华语和马来语的借用研究，探讨了华语和马来语词汇互借，发现两语的词汇互借比较集中在闽南语和马来语，而且词汇也以日常生活用品、手工业品、食物等词汇居多。此外，华语和马来语除了双向的互借，还有一种是马来语和华语互相结合，即保留了双语的成分，如 *kongsi gelap* 即黑社会或私会党（*kongsi* 是闽南语中的“机构”，*gelap* 即马来语中的“黑暗”），*kopi o* 即咖啡乌（*kopi* 是马来语中的“咖啡”，*o* 即闽南语中的“乌黑”）等。她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在复合型社会中自然交流的具体反映。此外，洪丽芬也指出，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的研究并不多。由于统计年代及所采用的文本不同，研究结果也各不相同。

洪丽芬与罗荣强曾于 1989 年在槟城进行田野调查，联名发表了〈闽南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一文，文中指出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有 341 个，尚活跃的只有 90 个，其中 88 个是名词，2 个是动词。调查发现，不论是闽南语被马来语借用，还是马来语被闽南语借用，总体上都是在语音和意义上尽量服从于主体语言的音系，但总是与原词有所差别，作者认为这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融合。

洪丽芬认为，迈入 21 世纪，大多数马来人很少使用华语借词的趋势反映了马来文和华文的脱钩。马来语中的英语借词数量飙升也意味着华人文化对马来语的影响式微，不敌全球性英语的强劲趋势。此外，作者也发现在马来文字典里，有些华语借词并没有注明源自华语，意味着它们已经完全融入了马来语中，而有一些词汇已难以辨认原来的华语字眼，仅能以其语音确认是属于华语。

作者在总结该篇论文时也提到，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马来语虽然借用了不少淡米尔语及英语词汇，但当地的淡米尔语与英语却未吸收马来语日常词汇。相反，当地的华语、闽南语或粤语等，都包含不少马来语词汇，这反映了华语比其他移民语言更善于与当地的马来语融合，而且是双方互借，不同于马来语与其他语言的单向借用。作者所提出的研究论点，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陈恒汉在〈闽南方言“流浪记”：以词汇输出为证〉一文中指出，关于马来语中闽南借词的数目，不同的词典编撰者都有所不同。1984 年出版的由杨贵谊、陈妙华编撰的《现代马来语词典》收录的闽南方言借词大约有 400 多个。

他对来自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的学生进行了调查与访问，让他们根据相关的汉语、马来语词典进行分工统计，得出约有 500 多个常用的汉语借词，其中有 80% 以上来自闽南方言。陈恒汉的这篇论文，只是简单的分析闽南语对台湾、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及缅甸各国语言的影响，并没有作更深一层的论述。

综上，我们看到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借词的数量统计、词汇的种类、词义的转变、借词方式以及闽南移民的历史分析。社会生活不停的在改变，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在时代的冲击下已经有些变化。因此，本文将沿着前人研究的基础，探讨马来语中闽南借词的变化情况，以期对这方面的研究尽绵薄之力。

## 第二章 马来语和闽南语的历史接触

马来语隶属马来由波利尼西亚语系，以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菲律宾、新加坡等几个国家使用为主。广义来说，南边从纽西兰的毛利人到台湾的山地人，西边自南美洲智利以西三千里海的帕斯卡岛到东非的马达加斯卡，都有民族在使用马来语<sup>4</sup>。马来语也指马来族群中所使用的特定语言，如柔佛语、米南加保语、吉兰丹语、双溪大年语等。现今，马来语（Bahasa Melayu）是指以柔佛州语及印尼廖内群岛语的语音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标准马来语。

闽南语是随着华人移民而进入马来亚。早期华人移民主要来自福建与广东两省的闽南人、广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和福州人，当中以闽南人为多。根据陈应德所作的统计，檳城、柔佛与吉兰丹三州的主要方言群是闽南人；中马一带如雪兰莪、森美兰、彭亨与霹雳，虽以广东人与客家人为多，但闽南人也占了重要的比例；至于在马来人为主的吉打、玻璃市、丁加奴与吉兰丹，主要华人方言群也是闽南人<sup>5</sup>。在这样的地理优势下，闽南人与马来人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彼此之间的语言相互影响也间接的多。

马来语和闽南语这两种结构不同的语言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接触，并且对彼此影响深远。双方有大量的借词进入彼此的语言中，形成语言混杂的情况，进而演变成今天独具一格的马来西亚式的马来语及闽南语。

---

<sup>4</sup>钟松发、黎煜才（1998），《最新马来语大词典》，雪兰莪：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第1页。

<sup>5</sup>洪丽芬、罗荣强（2012），〈闽南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闽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第20页。

## 第一节 马来语简介

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马来语的应用人数已高达 2 亿 1,500 万，在世界应用人口最多的语文当中排行第五，仅列在华文、英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之后<sup>6</sup>。

学者们一般认为马来语的历史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sup>7</sup>：

1、远古马来语：公元 7 世纪前的马来语。3,500 年以前，有大批马来人从中国南部迁移至马来半岛一带，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称为远古马来语或原始马来语。

2、古马来语：7 世纪初至 13 世纪末的马来语。在苏门答腊中部、邦加岛（Bangka）及室利佛逝王朝<sup>8</sup>遗留下的碑铭都是用印度的巴拉哇文字母拼写的古马来语语系<sup>9</sup>。

3、中期马来语：14 世纪至 19 世纪的马来语，也指 16 世纪马六甲王国鼎盛时期的马来语，著名的《马来纪年》就是以这时期的马来语书写。

4、马来混合语：指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马来“混合语”可分为两大类，印尼称之为“印尼语”，马来半岛则称为“现代马来语”，1963 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称之为马来西亚语。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文莱所使用的马来语，统称为马来语。

---

<sup>6</sup>Anwar Ridhwan、黎煜才（2014），《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雪兰莪：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第 1 页。

<sup>7</sup>梁敏和、孔远志（2002），《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 139-140 页。

<sup>8</sup>室利佛逝王国（Srivijaya），最早的海洋大国，7 世纪末崛起至 13 世纪末。室利佛逝王国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及沿岸众多岛屿，发展成一个繁荣兴旺的贸易中心。

<sup>9</sup>许友年（1990），〈试论华人马来语的历史作用〉，《现代外语》，1990 年第 2 期，第 36-42 页。

5、现代马来语：在马来“混合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来西亚语。

马来语最早通行于苏门答腊中部及东西海岸、马六甲和加里曼丹西海岸等地，后来才逐步扩展到东南亚一带。许友年在〈试论华人马来语的历史作用〉一文中指出，马来语的发展是基于以下三大因素：

1、马来民族擅长航海和经商，马来语随着他们传播到群岛沿海商港。

2、马来语结构简单，语言美妙动听，易学易讲，很快的成为了各族的交际语言。

3、各种宗教的传播，如 7、8 世纪时的兴都教或佛教，13 世纪前后的伊斯兰教以及 16 世纪以后的基督教等，都是以马来语为传教语言。

早在 15 世纪，马来语就受到了外来语的影响。当时，马六甲是东南亚一大商港，世界各地如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波斯及东南亚各国的商人都前来马六甲经商。为了沟通上的便利，马来人开始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当中也包括了闽南语。

独立后，政府通过“国语周”、“国语月”等活动积极的推广马来语。1967 年，国会通过联邦宪法，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自小学、中学到大专学府，都必须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此后，马来语的发展可说是一日千里。

## 第二节 闽南语的形成与散播

闽语原本属于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主要分布于中国境内的福建、台湾和海南岛等，由于各地的语音差别太大，闽语内部分歧比较严重，还可再分为几个次方言区，各家分划略有差异，一般分为如下几个次方言：

- 1、闽南区：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一带；广东东部的潮州和汕头一带、浙江南部的苍南和洞头；台湾的台北、台中和台南；
- 2、闽东区：福建东北部的福州、福安一带，浙江南部的泰顺；
- 3、闽北区：福建北部的建瓯、武夷山、政和一带；
- 4、闽中区：福建中部的三明、永安、沙县；
- 5、莆仙区：福建东部的莆田和仙游；
- 6、琼文区：海南的大部分地区。

福建古时称之“闽”，是东南方越族人的聚居地。由于居住在闽地，也被称为闽越人。秦、汉以前，闽人与外界的交往不多，民俗语言自成一个体系，造成许多闽越土族语言被遗留下来。此外，闽语也具有吴、楚的语言色彩。古时吴、楚、越地处南方，民族间的关系与交往比较频繁，无形中使到闽越族吸收了吴、楚语言，并被保留在闽语中。

从东晋到唐末，北方汉人陆续迁入福建，闽语与汉语在时间的孕育下，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方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第一次入迁福建，带来了当时河南中州一带的中原汉语，与福建方言相互交融，此为

闽语的雏形。随唐五代，唐初陈氏父子<sup>10</sup>及唐末二王兄弟<sup>11</sup>分别带来了 7 世纪和 10 世纪的中古汉语，对闽语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隋唐以来对移民的开发造成南方经济的巨大发展，汉人纷纷迁入福建一带，造成该地面对人满为患的压力。福建人于是开始思变，移居外地，其中包括迁居南洋。关于马来西亚闽人的数量，官方最后一次统计但未发表的年份是在 2000 年，当时马来西亚华人总人口为 537 万人，其中闽人的数量为 202 万人，占 37.59%。以下为各方言群的统计表<sup>12</sup>：

表一：马来西亚华人个方言群的统计表：

方言群	人口	百分比 (%)
福建	2,020,868	37.59
客家	1,092,854	20.33
广府	1,067,994	19.86
潮州	497,280	9.25
福州	251,554	4.68
海南	141,045	2.26
广西	51,674	0.96
兴化	24,654	0.46
福清	14,935	0.28
其它	202,989	3.78
<b>总数</b>	<b>5,365,847</b>	<b>100.00</b>

以上统计数据说明，福建人数量所占有比例最高，尽管目前政府的人口统计不再明确籍贯，但根据 2000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目前闽南人的比例应该居首位。因此，闽南语是华人社区长期以来最通行的方言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sup>10</sup>陈氏父子是指陈政、陈元光，光州固始人，唐初率军入闽，这支部队连其家属主要定居漳州，也有部分散

<sup>11</sup>二王兄弟是指王潮和他的兄弟，唐末率军入闽，这支部队连其家属主要进驻福州。

<sup>12</sup>文平强，2007《马来西亚华裔人口与方言群的分布》，《华研通讯》，2007 年第 1 期。



### 第三节 借词的形式特征

马来语与闽语的接触，曾经出现了峇峇马来语、巴刹马来语等语言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在特定时期与特定人群中，而借词则是两种语言接触的结晶，直接收录在词典中。马来语借入闽南语的词汇，大部分采用音译法，它们根据原本的闽南语读音，以马来语读音拼写出来，如：马来语中的 imlek 一词来源于闽南语的 im<sup>1-6</sup> lek<sup>8</sup>（阴历）、但是在拼写过程中，失去了闽南语中的声调特征。其它例子还有 baksat - bat<sup>8-5</sup> sat<sup>7</sup>（木虱）、hebi- he<sup>2-5</sup> bi<sup>3</sup>（木虱）、puntau - pun<sup>5-3</sup> tau<sup>3</sup>（粪斗）、apeh - a<sup>1-6</sup> peh<sup>7</sup>（阿伯）、sosi - so<sup>3-1</sup> si<sup>2</sup>（锁匙）、kiaupau - kiau<sup>2-5</sup> pau<sup>1</sup>（侨胞）、esai-e<sup>6-5</sup> sai<sup>3</sup>（会使）、tim - tim<sup>6</sup>（蒸）等。

马来语的语音系统与闽南语不同，例如闽南语的韵母有“o”和“ɔ”之分，但马来语却只有“o”，没有“ɔ”。为了适用于马来语的语音结构，拼写形式就有所调整。在处理“o”和“ɔ”，马来语统一用为“o”如 teko - te<sup>2-5</sup> ko<sup>3</sup>（茶钻）、bimpo - bim<sup>6-5</sup> po<sup>5</sup>（面布）、kongsi - koŋ<sup>1-6</sup> si<sup>1</sup>（公司）、koyok - ko<sup>1-6</sup> ioh<sup>8</sup>（膏药）、taiko - thai<sup>3-1</sup> ko<sup>1</sup>（癞哥）等。

根据本文的统计，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的拼写形式可分为三类：

1、未变化的情形，55个

2、有变化的情形，170个

3、其它，4个。有4个马来语的拼写形式与原有的闽南词义拼音完全不同，这些词语分别是 pecun - pe<sup>2-5</sup> leŋ<sup>2-5</sup> tsun<sup>2</sup>（爬龙船）、kipsiau - ioh<sup>8-5</sup> kip<sup>7-8</sup> sio<sup>1</sup>（（药）给烧）、susek - su(si)<sup>5-3</sup> sek<sup>7-8</sup> pai<sup>2</sup>（四色（牌））、kun - kun<sup>3-1</sup> pi<sup>1</sup>（滚

边)。拼写方式不同造成词义也不相同，是拼写的错误还是有其它原因，可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下为其表与百分比(%)：

表二：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的拼写形式

类别	总数	百分比(%)
未变化的情形	55	24.01
有变化的情形	170	74.24
其它	4	1.75
<b>总数</b>	<b>229</b>	<b>100.00</b>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闽南语借词进入到马来语之后，大多数不再采用原先的拼写形式，为了适应借入语言的语音结构，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这也说明了马来语具有兼容性，能够吸纳不同语言的借词。

#### 第四节 小结

语言是生活的沟通工具，也可用来传播讯息，甚至可以团结各民族。语言不是持之不变、也无法独立自主，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改变。当本身的语言没有相似的词汇，就自然而然的借用他族的词语以表达某个事物或概念。语言彼此之间永远相互影响着，通过借用他族的词汇无形中也丰富了本身的词库。闽南借词具有一定的适应性，能够适应借入语言的特征而被马来语所吸收。

语言学家萨丕尔论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时写道：

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很难指出有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某种语言上的交互影响。（萨丕尔,1985:173）

由此可见，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各种语言或方言之间通过相互借用来充实本身的词汇是常有的现象。马来人和闽南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是非常频密的，因此，两种语言自然而然的也相互影响着。

### 第三章 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的数量变化

借词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借词，也是“借字”或“外来语”，是一种语言中掺杂外来语的成分。陈原在《社会语言学》提到：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它不怕同别的语言接触，它向别的语言借用一些它本来所没有，而社会生活的发展要求它非有不可的语汇……而这种语言之所以缺少某一方面语汇的原因，当然首先是社会的原因——经济政治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发展，技术的发展，都会使某一种语言在特定方面显得不足。弥补不足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自己创造，二是借用。（陈原，1982：132）

马来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其它语言的影响，如英语、荷兰语、葡萄牙语、日语、华语等。华语对马来语的突出影响是存在着大量的华人方言词汇如闽南语、粤语、客家话、潮州话等。英语借词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及医学等方面，例如 *demokrasi*（民主）、*reformasi*（革新）、*financial*（财政的）、*ekonomi*（经济）、*bom*（炸弹）、*radioaktif*（辐射性的）、*komputer*（电脑）、*kanser*（癌症）等；而华人方言借词则比较倾向于日常用语如 *bo-lui*（无钱、没有钱）、*panglong*（板厂）、*pangsai*（大便、大解）、*tauke*（老板、雇主）、*ong*（旺的、好运的）、*kamsiah*（感谢、谢谢）、*ciu*（酒）等。

本章将从两个方面讨论闽南语借词数量增减的情况。第一，比较不同版本的词典所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数量情况，以此探讨闽南语借词的增长情况，研究资料主要是《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德宛词典》和《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

典》；第二，比较不同版本的同一词典所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数量，以此探讨闽南语在马来语中的融入程度，研究资料是三种不同版本的《德宛词典》。

## 第一节 不同词典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情况

1985年，孔远志分析统计了1970年版的《德宛词典》，找到261个汉语借词，其中231个是闽南语借词<sup>13</sup>。根据本文的统计，周长辑、周清海于2002年编撰的《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共收录了229个闽南借词<sup>14</sup>，这一数目与孔远志的统计只相差2个词汇。本节将根据周长辑、周清海所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来分析探讨其数量上的增减变化。

针对《新加坡闽南话词典》所收录的共229个闽南语借词，本文分别比对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德宛词典》，以及2014年出版的《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最终的结果是：1970年的借词为132个，1994年的借词为129个，2013年的借词仍然为129个，2014年为130个。具体统计情况请见表一。

---

<sup>13</sup>孔远志（2003），〈从闽南方言借词看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闽南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0-80页。

<sup>14</sup>见附录1。

表三：《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德宛词典》、《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  
闽南语借词比较表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2002）	《德宛词典》			《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2014）
	1970	1994	2013	
注明是华语借词	83	76	75	-
注明是闽南语借词	-	-	-	109
未注明是借词	49	53	54	21
消失词汇	92	93	93	86
不是华语借词	5	7	7	13
<b>总数</b>	<b>229</b>	<b>229</b>	<b>229</b>	<b>229</b>

《德宛词典》对这些闽南语借词的处理方式是有些注明为华语借词，有些没有标注。《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则将借词分为闽南语、粤语、华语等。其中闽南语借词占大多数，有 109 个。《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还收录了《德宛词典》没有收录的 7 个借词，它们是 beleko（麦芽膏）、kun（滚边）、angkung（尪公）、encim（阿婶）、caipo（菜脯）、sia（锡）及 sosi（锁匙）。

上表中所列的消失词汇，即被淘汰的借词数量 86-92 不等，其中以数量方位借词最多，在 8 个借词中，仅保留了 2 个，cun（寸）和 hun（分），被淘汰的多是与数字有关的借词，如 ji（二）、go（五）、lak（六）、peh（八）、kau（九）及 ban（万）。保留下来的闽南语借词数量为 137 个，不超过 60%，详见下表。

表四：闽南语借词词汇淘汰比例

类别	总数	被淘汰词汇	百分 (%)
天文地理	4	2	50.00
时间节令	4	0	0.00
动物植物	15	4	26.67
房屋器具	32	16	50.00
亲属称谓	17	8	47.06
人品职业	26	9	34.61
生理卫生	7	2	28.57
衣食起居	46	12	26.09
交际往来	19	8	42.11
教育文化	22	5	22.72
性质状态	15	10	66.23
动作行为	13	9	69.23
数量方位	8	6	75.00
各类虚词	1	1	100.00
<b>总数</b>	<b>229</b>	<b>92</b>	

这些被保留的借词多数是与闽南文化色彩浓厚、闽南特产及饮食有关的词语，如：

教育文化类方面的借词：imlek（阴历、农历）、Cap Go Mei（元宵节）、cengmeng（清明节）、pecun（端午节）、potehi（布袋戏）、toapekong（大伯公）、mopit（毛笔）、bak（墨）等。

动物植物类方面的借词：moa（鳗）、hebi（虾米）、pecai（白菜）、kucai（韭菜）、tangkue（冬瓜糖）、lengkeng（龙眼）、lai（梨子）、kana（橄榄）等。

衣食起居类的借词：nia（领）、pangsi（纺丝）、ciak（吃）、bihun（米粉）、cang（粽）、tauge（豆芽）、beca（三轮车）、cakiak（木屐）、sampan（舢舨）等。

闽南语借词之所以消失或被淘汰，是由于马来语已有了类似的词汇，例如：tu（橱子）为借词，马来语有 almari；sosi（锁匙）为借词，马来语有 anak kunci；kiciak（乞丐）为借词，马来语有 pengemis；tauyu（酱油）为借词，马来语有 kicap；hoh（好）为借词，马来语有 baik；boi（庙）为借词，马来语有 kuil；bohwa（没办法）为借词，马来语有 tidak berupaya；boceng（无情）为借词，马来语有 tidak berbelas kasihan，这些借词曾经与马来语词汇共用，后来为马来语词汇所替代而废弃。

马来人当年吸收这些闽南语借词主要是为了迁就闽南人，方便与他们沟通。这些巴刹马来语（Bahasa Melayu Pasar）虽在两族之间广泛的使用，但在马来族群里少用之，造成流传性不广。后来，华人开始接受国民教育，会操基本马来语后，这些闽南借词就没有其存在价值。

在 132 个尚活跃的词汇中，只有 83 个借词被 1970 年版的《德宛词典》注明是华语借词，49 个没注明是否为借词；1994 年版注明是华语借词减至 76 个，没注明借词为 53；到了 2013 年则分别为 75 及 54 个<sup>15</sup>。

由此可见，早在 1970 年或之前，语言融合已逐步的在进行着，马来民族已经把这 49 个借词当作是本身民族的语言。当中被融入最多的词汇是来自衣食起居类，有 18 个，占了总数的 36%。它们分别是 tim（蒸）、bepang（米芳）、kuih（粿）、cang（粽）、mi（面）、misoa（面线）、pau（包仔）、popia（薄饼）、teh（茶）、ciu（酒）、kolesom（高丽）、nia（领）、jong（绒）、

---

<sup>15</sup>见表三。



cakiak（木屐）、beca（马车）、lancia（人车）、sampan（舢板）及 ciau（桨）<sup>16</sup>。这些马来词汇，如果不经过考证已难分辨是原属马来词汇、汉语或闽南语。

## 第二节 不同版本的词典收录的闽南语借词情况

《德宛词典》先后有三种版本，不同版本有不同数量的华语借词，1970年版华语借词 177 个；1994 年 165 个；2013 年增至 166 个词<sup>17</sup>。通过对比 2014 年版的《全新精编马华英语大词典》，本文发现，在这些借词中，闽南语借词最多，有 137 个，其余依次为粤语 21 个，华语 3 个，客家话 2 个，另有 3 个词即 lokio（细香葱）、nyolo（香炉）及 pisis（铜币、货币），《全新精编马华英语大词典》没注明它们是否为借词，《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则没有收录这 3 个词汇。

通过逐条比较统计三本不同时期的《德宛词典》里的华语借词，本文有如下几点发现：

1、收录并注明是华语借词的词汇有减少的倾向。1970 年收录了 177 个华语借词，1994 年减至 165 个，其中 11 个词汇在马来语拼音统一方案下被淘汰，当中包括了 bami - bakmi（肉面）、chengbeng - cembeng（清明）、goa - gua（我）、koachi - kuaci（瓜子）、paopao - pau（包仔）、sengsai - sengsi（先

---

<sup>16</sup>见附录 3。

<sup>17</sup>见附录 4。

生)、singkek - sengkek (新客)、so'un - sun (薯粉)、tahu - tauhu (豆腐)、takoah - taukua (豆腐干)、te'an - teyan (题缘); 另外 3 个借词即 bisae (勿使)、cha (茶) 及 chia (正) 则不被归纳为马来语。

第二、有 14 个借词, 在 1994 年版的《德宛词典》不再被注明是华语借词。它们分别是 beng (冰块)、cangkau (掇客、经纪)、cangku (掇客、经纪)、cengli (合乎情理的)、ci (钱)<sup>18</sup>、cia (车)、ceki (赌四色纸牌)、cikok (勺子)、cincu (船主)、ciu (酒)、cukin (餐巾、水巾)、loteng (楼顶、楼上)、nyolo (香炉)、taikong (旧时中国帆船的船长)。这些借词在 20 年的社会生活演变中与马来语融合为一, 没有经过特别的推广,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鼓励, 通过生活上的频密交流, 自然的进行着融合的工作。

第三、其中有两个借词, 即 cialat (食力) 及 kacoak (蟑螂) 不再被归纳为华语借词, 反而被分别注明是借自“马·吉”及“印·雅”<sup>19</sup>。参阅《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与《德宛词典》, 发现共有 7 个词汇的出处及词义有所不同, 表五为此 7 个词汇:

---

<sup>18</sup>一钱等于 3.78 克。

<sup>19</sup>“马·吉”指马来西亚·吉兰丹; “印·雅”指印尼·雅加达。

表五：《新加坡闽南话词典》与《德宛词典》借词出处的不同

马来语	闽南语	闽南语词义	《德宛词典》	
			来源	词义
cabo	查某	女人，女性	印·雅	妓女，淫妇
kacoak	家蚤	蟑螂	印·雅	蟑螂
centeng	清丁	旧指海关一类的人员	印尼	1. (私人公司) 工头，督工，管工 2. 守门人，司阍 3. 鸦片检查人员
keki	客气	谦虚和谦让的态度	印·雅	1. 对……感觉不愉快 2. 忌妒的
kongko	讲古	1. 说书 2. 喻指闲谈，聊天	印·雅	1. - 2. 闲谈，谈天说地
cokek	唱曲	指唱地方曲艺	印·雅	(一种爪哇乐器) 伴奏的舞会
cialat	食力	1. 吃力，费力 2. (情况等) 严重，利害；糟糕，倒霉	马·吉	1. - 2. 不幸的，倒霉的

从以上词表可以看到除了 kacoak、kongko 和 cialat，其余 4 个词汇即 cabo<sup>20</sup>、centeng、keki 及 cokek，它们的马来语词义和闽南语原有的词义有所不同。因此，《德宛词典》根据本身的文献考证归纳为借自“印尼”或“印尼·雅加达”。kongko 一词，根据《闽南方言大词典》的解释为说书；至于 cialat，该词典有两个意思，一是吃力、费力，二是表示情况厉害、麻烦或严重。《新加坡闽南话词典》的词义和《闽南方言大词典》有所不同，马来语取之闲谈、谈天及不幸的、倒霉的，词义与《新加坡闽南话词典》相似。

<sup>20</sup>孔远志认为 cabo 一词是闽南语，是指“查某”，即“女人”的意思。可是当它成了印尼语、马来语中的借词后，就成了“荡妇”、“妓女”的意思。《德宛词典》词典注释为 jalang, sundal, 词典还注明 cabo 来自印·雅。这表明这一闽南语借词已被印尼人当作是马来语系中的词了。

通过查阅《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本文发现该词典把 kongko 解释为闲谈、胡说，并注明该词是借自“印·雅”；而 cialat 一词，该词典有两个解释，一是倒霉的、不幸的，源自“马·吉”，二是吃力的、辛苦的，源自闽南语。以此分析，我们可以说马来语的 kongko、cialat 和闽南语的“讲古”、“食力”各有不同的意思，《德宛词典》的注明是可取的。至于 kacoak 一词，四本词典的意思相同，《德宛词典》注明为“印·雅”是否为雅加达的闽南方言，则需作进一步的查证。

第四、2013年版的《德宛词典》与1994年版没有太大的分别，共有168个马来语被注明为华语借词，其中1994年版的 cangkau - cangku（掙客、經紀）被合而为一；capgome（元宵节）规范为 Cap Goh Mei，并融入为马来语。

第五，从1970至2013这43年期间，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只增加6个而已，即 ciak（玄孙）、kuetiau（粿条）、cakoi（油条），kopitiam（咖啡店）、ong（旺的）及 tapau（打包），平均一年不到一个词汇。这6个词汇，除了打包为粤语外，其余5个为闽南语。这些词语在闽南族群中早已广泛的使用，但到了90年代，ciak 和 kuetiau 才被马来同胞认同，至于 cakoi、kopitiam 和 ong，则迟至21世纪才被接纳。这情况的产生是否反映了闽南文化与马来文化的脱钩，还是闽南族群本身已不再重视本身的文化，是需要再作另外的探讨。

马来人开始与闽南人交流后，闽南语借词就在两族之间慢慢的形成。到了19世纪，闽南人大批南来，两族之间因为日常生活的紧密接触，所吸收的词汇

也慢慢的扩大。迈入 21 世纪，闽南语借词开始逐渐的减少。闽南借词的增减是基于社会生活的演变而进行的改变。

### 第三节 小结

以往的研究中，由于统计的年代和所采用的文本不同，造成闽南语借词的统计数据无法达到一致。根据本文所作的统计，截至 2014 年，闽南语借词从 70 年代前的 229 个减至 109 个，被淘汰的借词数量为 86 个，被融合的借词为 21 个，13 个经过学者们的考证，确认为其它方言借词<sup>21</sup>。

词汇的变化基本上是快速的，当社会生活出现新的事物，语言就迅速地出现了与此事物相应的新词汇。纵观闽南语借词的数量变化，增加的借词数量远不如被淘汰的词汇数量。迈入 21 世纪，马来人减少使用闽南语借词反映了闽南文化影响式微；此外，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政策也成功培育出华裔懂得使用马来语与友族沟通；新一代的华裔青年大多数比较注重华语也导致闽南语的使用率偏低，未来的演变如何，则有待时间证明。

---

<sup>21</sup>见附录 4。

## 第四章 闽南语借词在马来语中的词义变化

一种语言吸收外来语是因为本身的语言里没有适合的词汇来描述某些事物或概念，因此唯有借用外来语来增加本身的词库。一般来说，借词的意思和原有的词义并没有多大的分别。马来语吸收闽南语借词，基本上是采用音译法。它大部分是根据闽南语发音，而且拼写方面也是根据闽南语发音，因此大多数闽南语借词与本义没有什么分别，例如：**hebi**（虾米）、**pecai**（白菜）、**laici**（荔枝）、**anglo**（烘炉）、**kemoceng**（鸡毛笄）、**bopeng**（麻斑的）、**anghun**（红薰）、**tauge**（豆芽）、**sampan**（舢板）、**mopit**（毛笔）等。但是，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有两种情形值得注意：

第一、马来语吸收的闽南借词中，有一部分是马来语已经有了相应的词汇，如 **pangking - bilik tidur**（房间）、**laoteng - tingkat atas**（楼上）、**taci - kakak**（姐姐）、**kana - buah zaitun**（橄榄）、**bimpo - tuala**（毛巾）、**ceme - buta**（瞎眼）、**apek - pak**（阿伯）等。

第二、一些闽南语词汇被马来语借用后，在词义范围与原来的词义不同，主要表现在词义的缩小、词义的扩大以及词义的转移。本章主要是讨论词义在这三大方面的变化。

根据本文对 137 个尚活跃的借词所作的统计，有 97 个（70.8%）与闽南语词义没有什么分别，40 个借词（27.7%），两者在词义上有某些区别。这些区别主要表现在词义的缩小（11 个），词义的扩大（14 个），词义的转化（13 个）及词义色彩的变化（2 个）。统计数据请见表六。

表六：闽南语借词词义的转变

闽南语借词	总数	百分比 (%)
与本义相同	97	70.80
词义的缩小	11	8.03
词义的扩大	14	10.22
词义的转化	13	9.49
词义色彩的变化	2	1.46
<b>总数</b>	<b>137</b>	<b>100.00</b>

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个借词 *singkek* 和 *cengmeng* 分别于 1994 年和 2013 年扩大其词义。*singkek*（新客）本义为“刚从中国来到马来亚的华人”，1994 年扩大为“潦倒的、穷困不堪”；*cengmeng* 原为“清明节、清明日”，2013 年开始引申为“易落泪的”<sup>22</sup>。这些转变，证明了语言不是一层不变，它会随着社会的演变而不停的在改变。

此外，有一小部分闽南语借入马来语后，词义增加了褒或贬的色彩，最明显的例子是 *gua*（我）。马来语“我”有两个词条，*saya* 和 *aku*。自 1970 年以来，《德宛词典》把闽南语“我”解释为 *aku*，并注明是粗俗语。马来语 *aku* 是“与同辈交谈时的第一人称，不适用于长辈”，因此，被误以为闽南语的 *gua* 亦是此义。人称代词在闽南语中并无类似的词法，*gua* 不是粗俗语，与长辈交谈时使用并无不妥。另外，*cempiang*（枪兵），闽南语词义为“旧称兵士，因兵士都背抢的，故名”。马来语借用时增加了褒与贬的色彩，褒是指勇士、武士；贬是指流氓、恶霸。

---

<sup>22</sup>见附录 3。

## 第一节 词义的缩小

闽南语不是一字一义的方言，有些词汇涵盖着各方面的意思，当中可用于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等，马来语借用这些词汇时，往往只是凭据它所需，借用其中一个词义而已。马来语借词词义的缩小其实并不多，仅有 11 个（8.03%），表七是闽南语借词词义缩小的例子。



表七：闽南语借词词义缩小的例子

马来语	闽南语	闽南语词义	马来语词义
tauke	头家	1. 老板；雇主 2. 头头， 部门或某行政单位的领导人 3. 有时也指称丈夫	老板， 雇主 - -
singse	先生	1. 老师 2. 医生， 尤其是称呼中医医生 3. 对成年男性的尊称	- 中医师 -
compoh	总铺	厨师	厨师船上的厨师（俗称船宝）
kuntau	拳头	1. 手指向手心内弯曲合拢后形成的形状 2. 指拳术或武术等	- 拳术， 武术
cuak	掣	1. 用力拉或扯， 使断或分离 2. 害怕；发抖 3. （油灯的灯火）摇晃不定	- 恐惧的， 害怕的 -
ci	钱	1. 货币 2. 重量单位， 市钱的通称， 十钱等于一两	- 钱（十分之一两或 3.78 克）
nia	领	1. 衣服的领子 2. 量词， 用于衣被等物 3. 领取 4. 引领， 带路	（衣）领 - - -
ciak	食	1. 吃饭、喝水， 抽烟等， 闽南话都叫“食” 2. 承受；负担 3. 依靠；依赖 4. 活；长 5. （下决心）建立；下定 6. 从事（某种工作） 7. 吸收；获得 8. 耗费；损耗 9. 欺负， 欺辱 10. 食镛（calui）	吃 - - - - - - - - - 贪污（吃钱）
pit	笔	书写工具的统称	一种中华的铅笔；毛笔
sueh	衰	1. （身体）衰弱 2. 倒霉；晦气 3. 低贱或低下	- 倒霉的， 不幸的， 衰的 -
toko	土库	商铺， 一般指洋行， 总代理商	商店， 店铺

借词的词义缩小在马来语中的表现为仅有一个意义，例如：

领(nia<sup>3</sup>)<sup>23</sup>字，在闽南语中原义有四个义项，分别为 1、衣服的领子：悬领(kuai<sup>2</sup> nia<sup>3</sup>)；2、量词：一领衫(裤、被等)(一件衬衫)；3、接受，取得：领薄仔(取薄子)；4、引导，带领：领路，领队(带路，带队)。进入马来语后仅保留了第一个词义，如：leher baju。

掣(tshuah<sup>7</sup>)字，闽南语中原义有三个义项，分别为 1、用力拉或扯，使断或分离：好好一条索仔，乞互伊掣断(好好的一条绳子，让他给扯断了)；2、害怕，发抖：心里真掣(心里很害怕)；3、(油灯的灯火)摇晃不定：风大，灯闪闪掣掣(风大，灯火不住的摇晃，忽闪忽灭的)。进入马来语后，仅保留了第二个词义，如 gentar, gelisah, takut。

衰(sue<sup>1</sup>)字，闽南语中原义有三个义项，分别为 1、(身体)衰弱：即几年身躯有较衰(这几年身体衰弱了些)；2、倒霉；晦气：最近真衰，行路去跋折脚骨(近来很倒霉，走路竟跌倒折断了脚)；3、低贱或低下：我着无咧赫衰，着去求伊(我才不会那么下贱去祈求他)。进入马来语后，仅保留了第二个词义，如 malang, sial<sup>24</sup>。

---

<sup>23</sup>见附录 2，闽南语的声韵调系统。其余同。

<sup>24</sup>闽南语借词词义缩小的例子，取自《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其余同。

## 第二节 词义的扩大

词义的扩大在闽南借词中有 14 个(10.22%)。词义的扩大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与社会之需要，马来人借用该词后，作了某些修改以更能完整的表达特定的事物或概念。表八是闽南语借词词义扩大的例子。

表八：闽南语借词词义扩大的例子

马来语	闽南语	闽南语词义	马来语词义
kongkoan	公馆	旧时官员或富人的住宅	1. (荷印时代的华人)的公馆 2. 公会
laoteng	楼顶	楼上	1. 楼顶, 楼上 2. 天花板
anglong	巷廊; 巷路	走廊, 走道	风廊, 凉亭, 别墅
cat	漆	油漆	1. 漆, 油漆 2. 颜料, 彩油
apek	阿伯	1. 伯父 2. 尊称比父辈年纪大的男子	1. 伯伯 2. 阿伯, 老伯 (通常用于华人)
engko	阿哥	哥哥	哥哥, 姐姐
koyok	膏药	药膏	1. 膏药 2. 夸大其词, 吹牛, 自吹自擂
capcai	杂菜	杂烩, 用几种菜合在一起烩成的菜	1. 杂烩, 什锦炒菜 (杂菜) 2. 混杂的, 大杂烩
teh	茶	1. 茶叶 2. 沏好的茶 3. 茶水、开水等的泛称	1. 茶树 2. 茶叶 3. 茶水
cengmeng	清明	纪念祖先的节日, 主要活动是扫墓。	1. 清明节, 清明日 2. 易落泪的 (2013 年版)
singkek	新客	新近来到新加坡、马来亚等国定居的中国人。	1. 新客 (刚从中国来到马来亚的华人) 2. 潦倒的, 穷困不堪的 (1994 年版)
ciyau	桨	划船的工具, 木制, 上半截圆柱形, 下半截扁平而略宽	用长桨站着划 (船)
hio	香	1. 用木屑参香料制成的细条, 燃烧时发出好闻的味道 2. 某种植物, 如白薯等变质后发出的异味 3. 比喻人的骨架长而幼小纤细	华人拜神用的香
teyan	题缘	奉献 (财物), 多用于宗教	募捐

下面略举几例词义扩大的借词。如：

膏药（ko<sup>1-6</sup>ioh<sup>8</sup>），闽南语中原义为药膏，进入马来语后，扩大为两个义项，分别为 1、药膏（koyok）；2、吹牛（cakap kosong）。

楼顶（lau<sup>2-5</sup>teng<sup>3</sup>），闽南语中原义为楼上，进入马来语后，扩大为两个义项，分别为 1、楼上（tingkat atas）；2、天花板（langit-langit, siling）。

走廊（hang<sup>6-5</sup>long<sup>2</sup>），闽南语中原义为走廊、走道，进入马来语后，扩大其义为走廊、凉亭（anglong）。

### 第三节 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是指闽南语被借后改变成另一个词义，或增加另一个词义。

词义的转移在闽南借词中有 13 个（9.49%），表九为闽南语借词词义转移的例子。

表九：闽南语借词词义转移的例子

马来语	闽南语	闽南语词义	马来语词义
tangkue	冬瓜	一种瓜类	冬瓜糖
lengkeng	龙眼	桂圆	荔枝
cukin	手巾	手帕，手绢	1. 餐巾 2. 冲凉用的围巾
encik	阿叔	1. 对父亲弟弟的称呼 2. 对与父亲同辈，比父亲年小者的称呼 3. 父亲的讳称	1. 先生（对一般成年男性的称呼） 2. 对没有封衔成年男子的称呼（在姓氏、名字前） 3. 一些人称父亲（2013年版）
bepang	米芳	爆米花	一种糯米糕
beca	马车	用马驮着走的一种交通工具	三轮车（闽南语三轮车是“三辇车”）
banji	万字票	彩票的一种	陶土制的栏杆（有格子与有颜色的）
kelengteng	吉宁殿	印度庙宇	1. 华人庙宇 2. 小铃声
kua	卦	古代的占卜符号	一种赌博，四色牌
topekong	大伯公	民间崇拜的土地神，尊称“福德正神”，也叫土地公	1. 大伯公（菩萨、神像） 2. 神庙，寺庙
giat	孽	多指小孩调皮捣蛋；顽皮	积极的，努力的，勤勉的，活跃的，热心的
siau	消	1. 除去，使不存在 2. 消化	1. （热水，烧铁）变凉 2. （体温）下降，退烧恢复正常的
pecun	爬龙船	划龙舟（农历五月初五，为纪念屈原而举行的一种民俗活动）	端午节（闽南语端午节是五月节）

下面举例说明词义转移的情形。如：

手巾（tshiu<sup>3-1</sup> kun/kin<sup>1</sup>），闽南语中原义为手帕，进入马来语后，转其义为  
1、餐巾（alas dada）；2、冲凉用的水巾（kain basahan pendek）。

马车（be<sup>3-1</sup> tshia<sup>1</sup>），闽南语中原义为用马驮着走的一种交通工具，进入马来语后，转其义为三轮车（sejenis kenderaan beroda tiga untuk seorang atau dua penumpang yang dikayuh oleh seseorang）。

消（siau<sup>1</sup>）字，闽南语中原义有两个义项，分别是 1、除去，使不存在：一腹肚气野未消（一肚子气还没消除）；2、消化：食饱着行行的，腹肚则会消（吃饱了要走一走，肚子才会消化）。进入马来语后，转其义为：1、（热水，烧铁等）变凉的（sejuk semula）；2、（体温）下降，退烧恢复正常的（tidak panas lagi）。

#### 第四节 小结

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大多数与闽南语本义没什么分别。借词词义的扩大或转移只占其中一小部分（19.71%）。这情况的产生是因为马来语言没有该词汇，唯有通过扩大或转移借词以增加本身的词库，方能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借词词义的缩小是基于马来语本身已有了相应的词汇，因此只取其所没有之义，例如“先生”（sian<sup>1-6</sup> si<sup>1</sup>），闽南语词义有三个义项：1、老师；2、医生（中医生之称呼）；3、对成年男性的尊称如陈先生、小明先生等，老师或对成年男性

的尊称这两个义项，马来语分别有“cikgu”和“encik”，因此只取其没有的“中医生”（tabib Cina）之义而已。



## 第五章 结论

马来人和华人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两个族群。在长期交往与接触中，两族互相吸取对方的词语是普遍及自然的现象。15 世纪，满刺加崛起成为东西贸易的商港，吸引了善于从事海外贸易的福建人来经商，有些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现今遗留在马六甲的几处墓碑，证明了最早的华侨是福建人。

福建人的到来促成了马来语与闽南语的交流。当时，闽南人是以经商为主，通过海外贸易运到马六甲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日常生活用品、手工业品、食物等。马来语中的闽南语借词也以这方面的词汇居多，如 *cakiak*（材屐）、*tengsi*（汤匙）、*bimpo*（面布）、*puntau*（粪斗）、*utau*（熨斗）、*pangsi*（纺丝）、*hopau*（荷包）、*koyok*（膏药）、*bapao*（肉包）、*kiamcai*（咸菜）等。这些借词以音译的方式进入马来语，并且失去了原有的声调特征，为了适应马来语的语音系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拼写上的改变。

至于闽南语借词的数量，本文统计了《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发现马来语共收录了 229 个闽南借词。本文将这 229 个闽南借词，分别比对了三本不同版本的《德宛词典》，以及 2014 年出版的《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分析结果是 1970 年的借词为 132 个，1994 年的借词为 129 个，2013 年的借词仍然为 129 个，2014 年为 130 个；淘汰的借词数量 86 - 92 个不等；被融合为马来语分别是 1970 年为 49 个，1994 年为 53 个，2013 年为 54 个及 2014 年为 21 个。

此外，《德宛词典》先后有三种版本，不同版本有不同数量的华语借词，1970年版华语借词为177个；1994年版为165个；2013年版增至166个。通过对比2014年版的《全新精编马华英语大词典》，本文发现，闽南语借词最多，总数为137个。

从本文所作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为止，闽南借词数量是130 - 137不等。通过逐条比较统计三本不同时期的《德宛词典》里的华语借词，本文有几点发现：

- 1、收录并注明是华语借词的词汇有减少的倾向。
- 2、有些借词不再被注明是华语借词，而是与马来语融合为一。
- 3、从1970至2013年，华语借词只增加6个，其中5个是闽南语。

现今的马来人已经很少使用闽南语借词，一方面是由于一些闽南语借词已融入马来语中，不为人所知；另一方面，自1967年马来语成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后，政府积极推广马来语，国语也被规定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迈入21世纪，7岁至50岁之间的绝大多数国民都接受马来语教育，并能流利的运用马来语与马来人沟通，因此，马来人与闽南人的交流也不再需要闽南语借词。

此外，华裔闽南家庭近年来也面对语言架构上的演变。父母开始重视英语或华语，并以这两种语言与孩子沟通，本身的闽南方言则不再受到重视，造成新一代的闽南人已经不知道闽南话的真正说法，更何况和马来人分享闽南语词汇或在异族间说闽南方言。

至于马来人，虽然也说一些闽南借词如马来词典所收录，但只是为了迁就闽南人以方便沟通。这些词汇纯粹是两族沟通的巴刹马来语，并不在本族间使用，因此，并没有传给下一代。此外，在英语强劲的趋势下及马来语和英语在拼音上更为接近，造成马来语逐渐转向借用英语词汇。

马来语中的闽南借词是社会生活演变的产物，它通过生活上的交往、杂居和通婚，彼此互相交流而产生的一种词汇。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发展，闽南语借词基本上已达到了稳定期。从 1970 至 2013 年这 43 年期间，闽南借词只增加 5 个，我们可以说未来的发展是不大乐观。在仅有的 137 个被注明是闽南借词的词汇中，又有多少个会被马来语融合为本身的语言，则有待时间来证明。

## 参考文献

### 专书:

(美) 爱德华·萨丕尔. 陆卓元译 (1985).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 黄秋迪译 (2010). 《马来西亚史》.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陈原 (2000). 《社会语言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姚荣松 (2008). 《闽南方言》.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梁敏和、孔远志 (2002). 《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枫、范正义 (2008). 《闽南文化论述》.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 (1998).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吉隆坡: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林远辉、张应龙 (1990).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 (2004). 《汉语方言学教程》.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词典:

Anwar Ridhwan、黎煜才 (2014). 《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 第二版. 雪兰莪: 联营出版(马)有限公司.

Noresah bt Baharom 主编 (2013). 《德宛词典》(Kamus Dewan), 第四版·修订版. 吉隆坡: 国家语文局出版局.

Sheikh Othman bin Sheikh Salim 主编 (1994). 《德宛词典》(Kamus Dewan), 第三版. 吉隆坡: 国家语文局出版局.

Teuku Iskandar 主编 (1970). 《德宛词典》(Kamus Dewan), 第一版. 吉隆坡: 国家语文出版局.

钟松发、黎煜才 (1998). 《最新马来语大词典》. 雪兰莪: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周长辑、周清海编 (2002).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长辑主编（2006）.《闽南方言大词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期刊论文：

A.W.Hamilton（1924）. “Chinese Loan-Words in Malay”（马来语中的华语借词），*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 No 1（90）1924，第 48 - 56 页.

陈恒汉（2011）.〈闽南方言“流浪记：以词汇输出为证〉，〈《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4 卷第 6 期，第 55 - 57 页.

洪丽芬（2009）.〈华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交流—马来西亚文化融合的表现〉，〈《东南亚研究》〉. 2009 年第 1 期，第 84 - 88 页.

洪丽芬、罗荣强（2012）.〈闽南语与马来语的词汇互借现象〉，〈《闽商文化研究》〉. 2012 年第 2 期，第 19 - 20 页.

孔远志（2003）.〈从闽南方言借词看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闽南文化研究》〉. 第 60 - 80 页.

文平强（2007）.〈马来西亚华裔人口与方言群的分布〉，〈《华研通讯》〉. 2007 年第 1 期，第 30 页.

许友年（1990）.〈试论华人马来语的历史作用〉，〈《现代外语》〉. 1990 年第 2 期，第 36 - 42 页.

周长辑（2005）.〈从马来语吸收闽南话作外来语的音译痕迹考证新马移民史的一个问题〉，〈《论闽南文化》〉，上册. 第 464 - 469 页.